

# 旧书桌前，他们用青春答一道题

## ——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23年扎根宁夏王民中学纪实

“我姓史。史，《说文解字》曰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。意思是史官记事要保持公正，秉笔直书。我希望在教学中能公正对待每一个人。”

23岁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史欣安望向讲台下一双双懵懂的眼睛。开学第一课，山里的娃娃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支教老师。

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王民乡王民中学。

长长的定语，交代了学校偏远的位置——海拔近2000米、距县城30公里。车行在六盘山西麓，盘过宁夏南部丘陵地带一道道弯。旱塬之上，日照强烈，成片的玉米顽强又局促地生长，蓝天下满目黄色。

一条乡间小路尽头，就是王民中学。一张签满支教老师名字的旧书桌，就安放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中。

从1999年起，复旦大学作为最早响应团中央、教育部组建研究生支教团（研支团）的高校之一，每年派出学生赴全国多地多所学校支教扶贫。王民中学是23年来宁夏接受复旦学子支教最长的学校，也是复旦大学支教扶贫的一个缩影。23年来，已有51名复旦学子成为王民中学的支教老师。

“杨陈浩彤来自内蒙古，是第20届研支团的队长；马壮锦是陕西的，他妈妈来看过他；黄明轩是四川的，特别认真，几乎随时都能看到他在办公室批改作业……”那张同支教老师几乎同龄的旧书桌业已泛黄，王民中学副校长王永明的记忆依然恍如昨日。

### 星光微芒却暖

9月1日开学那天，我们来到王民中学，见到了今年新到的第23届复旦大学研支团队员。

对自己随遇而安，对娃娃们不敢松懈，这就是支教队员给人最直观的印象——

史欣安来自上海，是中文系20级硕士生，专业是古代汉语，大多数时间是沉默的，一件印有复旦大学校徽的帽衫穿了又穿，“换洗方便，买新的同款也不贵”；

队长徐菁是个女孩，俄语系毕业，第一节英语课就用纯正的口音征服了娃娃们，“我小学在四川遂宁县读的，中学去了市里，高中独自到省会成都寄宿，对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感受很深”；

宁夏男孩林伯韬开朗帅气，键盘吉他摄影样样在行，他看重规矩，严肃要求娃娃们“要跟老师主动打招呼”，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，一遍遍提示“大胆点”“抬起头”“不要怕”……

在王民中学的生活和想象中一样吗？说到这个话题，队员们总是三言两语而过。“没什么不同”“条件挺好，宿舍有独立卫生间”“不想家，来都来了，安心教学”。

真的和原本生活没有差异吗？西吉县是宁夏人口大县，曾是宁夏最后一个脱贫出列的贫困县。“西吉有三宝：土豆、洋芋、马铃薯”，当地流行的这句话，道出这里沟壑纵横、生态脆弱、水资源匮乏的局限。



复旦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支教老师徐菁在晚自习上为学生解答问题。王鹏

“没有复旦支教老师的帮助，我一定会辍学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了。”

如今已是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助理研究员的邵千顺，还清晰记得第一届支教团到来时的欣喜。“当时听说要有外地老师来教英语了，还是上海复旦大学的，我们高兴了好几天，每天就盼他们快点来！”

第一届支教老师解帆一看到娃娃们家境不好，就联系复旦同学进行资助。“资助我的是同一个宿舍的三名女生，她们一直资助我到初中毕业。”邵千顺说，正是这样，自己再也不敢怠慢学习，天不亮就点煤油灯读书，刚进初中时还是倒数，第二学期成绩已经是班上第一了。

“我想到山外看看。”

初三学生袁秀梅在今年暑假实现了这个梦想！包括王民中学在内，从2014年至今，复旦大学“西部学子励志游学”活动共邀请了来自西部地区的142位同学来到上海参加访学活动。

王民中学的背后是一座山。夜幕降临，星光微芒。

“躲在角落里的星星也会发光，就像出生在贫穷地方的我们也可以发光。”哪怕是不善言辞的娃娃们，也会写下这样的日记。

第22届研支团队员黄明轩也在日记中写道——我由衷希望，能看到你们发出自己光芒的那一天！

在王民中学工作已经19年的王永明副校长欣喜地说，今年中考，王民中学85人参加考试，普通高中录取41人，录取率48.2%，在全县农村学校位居前列。

### 丰沛彼此人生

“一年前的今天，我还在给你们讲‘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’，讲的是岑参浓浓的思乡情。一年后的今天，我回到这里，心里也是满满的归乡情。”

第21届研支团队员薛鹭，今年3月又回王民，给娃娃们送来一封千字长信。字字句句，是心中最真的情感。

一年任期，留下太多青春故事。王永明还记得，马壮锦要离开时，一直跟娃娃们念叨“不着急，我吃完这个梨就走”，结果梨吃完了，娃娃们也看到车驶出校门，但马壮锦并没有走。“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很多照片，那分明就是在校门外没走拍的。”

### 孕育成长力量

“二口莴笋小湾里南瓜  
姚坡种哈的洋芋碗大  
雄宏古堡雷家湾修哈  
赞美的花儿王民唱下……”

正如这首“花儿”所唱，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。2020年11月16日，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，标志着宁夏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，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。

“听说以前学校出门还没有路灯，一片黑漆漆的。近年来不管是住宿环境、教学环境，还是乡里的环境，都变化很大。”徐菁说。

谈到这些新变化，王永明副校长又高兴又若有所思：“生活条件提高了，但有的娃娃反而吃不了学习的苦！”

多年来，娃娃们对待学习十分矛盾——想走出大山，但学习兴趣实在不高；想安心学习，但年复一年读书好像不如打工赚钱来得实惠？

赵强也收到队员反馈：现在是不需要去打水了，但产生了一些新苦恼，比如当地孩子厌学情绪多了。要找到化解方法，需要更加务实、更加脚踏实地。

为学须先立志。

在支教队员看来，课本知识以外，娃娃们最需要建立起自主学习的兴趣，终身学习的素养、健康自信的心态和努力向上的精神。

“我了解到，一些娃娃从小到大要么就是家长不谈学习，要么就是老人溺爱他们，他们缺乏鼓励和引导。哪怕他们回答不够好，我都会说很不错，已经有进步了。这样来激发他们学习进步的兴趣。”徐菁说。

支教老师不厌其烦地鼓励，让邵千顺刻骨铭心。

20年前，第3届研支团队员李佳美召集开了一次全校家长会，当时邵千顺上初三。“这是我们父子人生中第一次家长会。父亲不善言谈，他回来就对我说了一句话‘好好念书，你们老师把你看起得很！’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”

“虽然我们发展进步了，村民也富裕了许多。但山里娃仍要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。孩子们不能安于现状，知识永远不能嫌多，斗志永远不能消失。”邵千顺感慨。

“我在上海做金融工作，身边有同事和朋友把孩子送到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，孩子们觉得有车有房、吃大餐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城市的繁华不能蒙住我们的眼睛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了解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中国。”张列列说。

想象着一年后的离别，徐菁一行三人已经开始不舍，又充满期盼——

“努力了虽然不一定有回报，但我觉得结果不重要，尽自己所能就好”；

“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，压力很大，我不想比他们差。多学多看多做，不要荒废这一年”；

“我一定会尽职尽责，明年8月底气十足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那张旧书桌上”……

远山静默，见证这青春的希望与繁盛。

新华社记者王磊 孙奕 谢建雯 吴振东